

〈房子收留〉

一

坐在返家的客運上，海岸線在窗外飛快倒退，手機訊號忽強忽弱，手機畫面一直卡在轉不停的圈圈，像謝以寬這一年的人生。

謝以寬二十七歲，曾經相信自己會做出點成果。大學讀設計相關科系，畢業後在北部裡待過幾家公司，做過平面設計、行銷企劃。換過幾次工作之後，他慢慢知道，自己想做點屬於自己的東西，但直到現在，他還沒找到那件事。

就在農曆年後，母親走了。肺腺癌，拖了兩年，最後病情急轉直下，走得很快。出殯那天風很大，白布在靈堂外獵獵作響。父親後來搬去馬公市區，老家成了空殼子，連放養的貓也不見了。

「你這間房子，要怎麼辦？」姊姊問他。

以寬本來想說，賣了吧，又突然說不出話來。

那是一間三合院，位於竹灣，紅磚灰瓦，早年外公親手蓋的。小時候看母親在屋簷下曬魚乾和辣椒，午後的陽光灑進正廳，父親坐在長凳上剝花生，手指粗礪得像啮咕石。

那裡已經很多年沒住人。屋頂漏水，牆角發霉，木門有一扇已經掉漆。可不知為什麼，當他回到門前時，總還是覺得那不是廢墟。

站在門口那一刻，風吹過來，帶著鹽味與野草味。以寬忽然生出一個念頭：「要不要把老家整理起來，開間民宿吧？」

這句話說出口時，以寬自己都嚇了一跳。

隔天，以寬從閣樓搬出母親留下的老照片與祖母的舊棉被，翻找出幾本記帳簿和地契複本。他發訊息給住在老家附近的表哥，問村長還是陳文勝嗎？表哥只回了一句：「你是要回來住哦？」

以寬沒有解釋。

接下來幾天，他一邊睡在有霉味的房間，一邊用手機查老屋翻修的法規。三合院

屬於傳統建築，一旦動工就牽涉到建管申報、地目變更和使用限制……等。以寬去了一趟地政事務所，帶著破破的圖紙和母親的遺囑副本，找了在那上班的舅媽幫忙，舅媽把資料翻來覆去地看，說：「這塊地有三位共同持有人，你要去簽讓與同意書。」

以寬抓抓頭髮：「我爸我姐都還好說，第三位是誰？」

「你小舅公啦，當年幫你阿公出過一筆錢，名字就登記上去了。」舅媽指著紙上的小字。

他心裡一沉。那人十幾年前就搬去美國，如今生死未卜。

當晚，以寬坐在廳裡的塑膠椅上發呆。他不是沒想過放棄，但也明白，這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不是為了混口飯吃，單純只是為了自己想要，而去做一件事。

「你真要開民宿喔？」二姨在電話那頭說：「澎湖現在一堆了啦，根本賺不到錢耶。」

以寬沒回話，只輕輕嗯了一聲。從此，他開始了修屋的日子。

以寬買了一套入門級工具箱，自己學著鋸木、釘釘子、通水管。牆壁發霉的地方，他用鐵刷刮到手痠，再塗上防潮漆。修葺不是浪漫的事，他總是磨破指頭、趕在落雨前補水泥縫。但每當傍晚來臨，橘色的天光撒在內埕，他坐在木椅上吃著泡麵，看牆上映出自己的影子，就有種莫名的滿足感。

二

以寬站在木梯上，汗珠從額角滴進眼睛。這已不知道是第幾次爬上那片斜頂，他把工具包掛在腰側，手上握著一塊新的防水布。

屋頂的問題一直找不到根源。以寬沿著屋瓦一塊塊地敲，有的聲音沉悶，有的空洞。他貼了幾層防水布，以為這樣就能解決，結果每逢雨天，仍有水痕從主屋橫梁滲下來。

「水不是直著下來的，是滲的，是繞路的。」老村長文勝曾經對他這樣說。

那天，村長來看工程進度，看著以寬一臉無助地指著牆說：「我明明補了這邊。」文勝摸摸下巴，笑說：「老屋啊，你得用聽的、用鼻子聞的，哪裡潮，哪裡鹹，身體會

告訴你。」

以寬買了一個濕度測試儀，自己趴在天花板下量數值，半夜冒雨趴在中庭觀察水流方向。他也拍下每場雨後的屋頂照片，一張張比對水痕痕跡，像刑警辦案。

某天傍晚，以寬正趴在屋角試圖換木板，忽然聽見腳步聲從院外傳來。他沒抬頭，只聽見熟悉的聲音說：「你還在弄這個喔？」以寬回頭，是父親。

謝爸爸手上提著一袋橘子，穿著舊款風衣，整個人瘦了些。他沒進門，就站在外牆邊。

以寬下了梯子，在褲子上擦手上的污漬，不知該說什麼。母親過世之後，兩人之間更沒話講了。

「你姊姊說你不回台北了？」父親說。

以寬點點頭。

「這種事哪那麼簡單，房子不是換個瓦就好了。你一個人行嗎？」

這話聽起來像是質疑，但也不全然。他知道父親不是不關心，只是不太會表達。

以寬盯著地上的一片碎瓦說：「我想試試看。」

父親沉默片刻，轉頭望向屋簷。

「這間房子，是你阿公年輕時一塊磚一塊磚蓋起來的。那時沒有工程圖，沒經費，全靠人情換工。你現在動手修，算是有心。但你知道那個主橫梁，二十幾年前颱風後已經裂過一次，是你媽跟我找人加了鋼筋撐起來的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以寬喃喃。

「有空上去看，從西面進水的那角，要小心。那時你還小，什麼都不記得。」

兩人之間又是一陣沈默。

天色暗得快，風把一地枯葉翻了又翻。父親終於走進來，把橘子放到走廊木櫃上：「這邊最近風比較大，小心別吹到頭痛。」

以寬點點頭，不太敢看父親的臉。

母親病重那段時間，是父親一肩扛起。他從沒抱怨過照顧的重擔，直到最後一刻才告訴子女：「你媽快不行了！」語氣平淡，像說水塔漏了水似的。以寬後來才知道，那期間父親每晚都睡在病房走廊，回家只為換一套衣服。

「這屋頂我有空再來幫你看看。」父親臨走時說。

「好。」

幾天後，他依著父親的話，到處找，真的在西側屋簷下方，找到那塊曾經裂過、被重新焊接過的主梁。

村裡的人開始知道他「在修老屋」。小孩子放學在旁邊探頭探腦，老人們會從圍牆探頭說：「小謝又在忙喔」。親戚還是半信半疑，但沒再多說。

他學會了如何設導水管、換排水槽，對抗屋頂漏水的耐性。雨天來臨時，也會坐在廊下聽滴水聲，聽久了，竟然也覺得雨的滴答聲不那麼惱人了。

某日深夜，以寬夢見母親，在院子裡搖她的蒲扇。夢醒時，屋裡靜悄悄。他走到屋外，抬頭望那一排新換的瓦片，月光照在上面，泛著白光。

三

那天下午，風特別大。

以寬背著相機，走過通往國小的那條坡道時，風吹得呼呼作響，枯褐的野草趴伏在地上。村長說，今天是正式的告別典禮，雖然學校已經停招多年，最後那屆畢業生也早在兩年前離開，但大家還是決定為這座小學做點什麼。

「畢竟，是我們讀過書的地方嘛。」村長說這話時，語氣平淡，眼眶有點紅。

校門是以寬幼年記憶的背景。那道綠色鐵門的油漆如今看來斑駁不堪，一顆消氣的舊籃球，仍卡在教室邊的籃框上，像是半空中凍結的童年。

操場上的跳格子還在，只是線條已經被風雨洗淡。以寬蹲下來拍照，調整光圈，想把光影和裂痕都一起收進鏡頭。幾個村民站在講台前，一起貼上早年拍的班級照。拍照時，他看到自己在玻璃窗的倒影，站在教室門口，像個記憶失而復得的學生。

典禮結束後，幾位村民邀以寬留下來吃點心，他原本想拒絕，但又不好意思。坐在小學走廊那張早該報廢的長椅上，他吃著一塊糕點，身邊是退休校長、村長、幾位鄰居。有人聊起以前的運動會、誰在這裡跌倒掉牙、誰暗戀過誰。話題嘻嘻哈哈，氣氛卻意外和緩。

聊著聊著，有人突然說：「其實這棟學校要是能利用起來也不錯，之前不是說要設什麼日照中心？」

「講很久了啦，沒人敢接。銀髮據點開一天，關三天。又沒有人有醫療背景，年輕人也都不在了。」

「放著也滿可惜的……，看以寬現在都回來了，說不定能搞點什麼。」

大家的視線一下子轉過來，以寬嘴裡的蛋糕還沒嚥下去，一時說不出話。

「我才剛把民宿弄個大概……這個學校的事，我不太懂啦。」他笑笑回應，試著讓語氣保持輕鬆。但心裡卻有點動搖。

回家的路上，風仍強悍。以寬走過一段空地，看見社區告示板上貼了一張剛印的公告：

「徵志工協助清潔打掃，銀髮據點預計重新啟動。」

他停下來，看了一會才離開。

那晚，以寬打開相機檔案，把白天拍下的照片一張張調色整理好。校園的磚牆、鏽蝕的溜滑梯、講台上的粉筆灰、遺落在抽屜裡的課本封面。那課本竟然還是自己當年唸過的版本。

那晚他睡得不好。夢裡他在舊教室裡獨自擦黑板，外頭風大，樹葉嘩嘩吵鬧，一直拍打窗子。

隔天清晨，以寬走進廚房，燒了一壺水想泡風茹。坐在窗邊喝茶時，他突然有一個想法：如果把「風屋」做成不只是讓旅客住的地方，而是也讓村裡的人願意進來呢？讓這間老屋變成社區會使用的空間？那麼這些房子，或這些記憶，也許會更豐富一點。

四

風屋在六月初的某個週末正式對外試營運。

說是「試營運」，其實只是把老家三間房間整理到可住的狀態，同時，設了個粉專貼了幾張照片。沒有記者、沒有剪綵，連第一批訂房的客人都是靠「朋友的朋友介紹來的」。

第一位來的住客是一位畫家，四十歲左右，瘦削，帶著一個看起來有點破的畫袋，拖著黑色行李箱。她叫王昱芙。

「你是……謝先生？」她笑著伸出手，聲音沙啞，像是剛經歷長途舟車。

「叫我阿寬就好。」他握了一下那雙有些冰冷的手，招呼她進屋。

畫家被安排進靠廚房的那間房。

挑選那間不是沒原因，那是以寬祖母以前的臥室，擺著她留下的一張雕花木床，一盞鈴蘭花造型瓷燈，還有一張舊椅子，是他花了一整個週末修補重新上漆的。

「我喜歡這種房間。」她站在門口看了一會兒說：「很有味道。」

「妳是說……霉味？」以寬尷尬地聞了聞，但沒聞到什麼。

「不是。是……住過的痕跡。」

這回答讓以寬愣了一下。

王昱芙不像他以前遇過的城市旅人。她不像是來拍美照、打卡、泡咖啡的。她似乎是來安靜的、像樹一樣待著。

她行李不多，每天早上會拿出畫本，在屋簷下不斷塗塗改改。中午她會自己煮麵、喝茶，偶爾也邀他一起吃。

第三天下午，外頭起風，王昱芙端了兩杯熱紅茶來廚房找以寬。

「你為什麼會選擇開民宿？」她問，語氣很輕。

以寬想了幾秒，說：「因為不知道還能做什麼。」

她笑了：「真是老實。」

「真的啊。我以前做過很多工作，都不長久。我不是那種可以安安分分坐辦公室的人，也不太會討好主管。後來，我媽過世，我爸搬去我姊那住，這棟房子就空著。我突然想，能不能在這個地方，做一點什麼？」

「你這樣講，聽起來很孤單。」

「嗯，一開始是。現在也還是啦，不過好像比較習慣了。」

她沒接話，看著窗外發呆。他也不急，就慢慢喝茶。

過了很久，王昱芙才開口：「我離婚那年，做了一件別人看不懂的事。我把所有畫作都收起來，不展、不賣，跑去台東山上住了半年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不想再讓那些畫為了生存而存在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沒人看它們、沒人付錢，它們還是不是值得被畫出來？」

「那半年……你得到答案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笑笑：「但我找到我可以繼續畫的理由。」

傍晚，王昱芙坐在院子的石椅上不斷改畫，他則坐在門邊磨木頭。以寬偶爾會偷瞄她畫板上的內容，卻發現她畫的不是風景，而是一些細節：一把上鎖的舊門、一扇斜歪的窗、一條洗石子地板上的裂痕。

「妳畫這些，是因為它們好看嗎？」

「不是。是因為它們存在。」她回答得乾脆。

那晚她離開前，把畫本的一頁撕下來給他，是一張屋子轉角的小景，牆邊風鈴、玻璃窗上貼的舊春聯、還有一隻貓的影子。

「這是你家的樣子。我難得我不想改的畫面」

「謝謝。」以寬接過畫紙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王昱芙背起畫袋，看著以寬，她說：「不是成功才有意義。」

這句話，他在之後的幾個月裡，不止一次想起。

旺季，開始有客人斷斷續續地上門：情侶、背包客、一家人來玩水，享受小島風情……。有人說蚊子太多，他就多準備蚊香；有人說早上太安靜，他就準備風鈴和唱片機。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。

五

以寬從沒想過，有一天自己會在招呼陌生人這件事上找到平靜。

風屋正式開業，是在盛夏七月的第一周。

沒有正式的開幕儀式，只是一張手寫的「歡迎入住」紙板，黏在三合院正門的紅木門上。以寬在廢校撿來的舊黑板上寫下「留言板」三個字。房間只開放三間，每間佈置不同，一間放著祖母的老被櫥、一間牆上掛他小時候做的拼貼畫、還有一間，窗邊擺著一張他自己改裝的行李箱書桌。

村長幫風屋開業的消息轉貼在社區群組裡，說得很誇張：「我們社區出了間文青民宿哦，大家有親戚朋友要來玩，可以考慮住這裡。」

幾天後，來了一位年輕導演，大學剛畢業，背著攝影機和寫生簿子，看起來羞怯卻充滿熱情。他住了三晚，每天拎著器材在街道或岸邊閒晃，晚上回來跟他聊電影跟生活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原本以為拍片只是逃避。」那男孩說：「但來到這裡後，我發現，記錄好像是一種……留下來的方式。」

接著，來了一位工程師，看起來三十多歲，說是「來放空」。

後來，以寬才知，那人剛離職，還不急著找下一個工作，想在寄履歷之前，再「空白」一下，於是臨時興起，買了張船票來澎湖。

他們坐在三合院的長椅上喝啤酒，看星星。工程師說：「我以前認為只要有錢，什麼都會順利，但現在，我連自己喜歡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「我開這間民宿，也不是因為我喜歡開民宿。」以寬說：「只是我需要一個機會，證明我可以。」

他們笑著碰杯，杯子發出一聲脆響。

工程師離開那天，他在黑板上留下句簡單的話：

「有些事，不懂沒關係，就先做。」

因為這些來來去去的人，讓風屋的留言黑板變得熱鬧。每晚睡前，以寬都會去黑板前讀上幾行，把有感覺的字句抄進筆記本。他認為，這紀錄比什麼評價都更真實。

某天傍晚，以寬正在院子裡掛風乾的菜脯，手機響了。

來電顯示讓他愣了一下——「魏可嵐」。那是一個他幾乎不敢再想起的名字。

以寬和魏可嵐曾交往三年，從台北到新竹再到台中，因工作而聚少離多。後來，可嵐外派去上海，兩人沒有大吵，也沒有決裂地分手，只是在日漸稀少的訊息與通話頻率中慢慢散了。

最後一次見面，是兩年前的冬天。

「我下週預定出差去澎湖，剛剛在網路看到你開的民宿，我……可以去住嗎？」她語氣一如從前，溫和而冷靜。

「可以。」以寬回答得很平淡。

可嵐來的那天飄著細雨。她穿著白襯衫與深灰色長褲，比他記憶中的樣子更成熟一些，卻也帶點疲態。他替她提行李，兩人沒說太多話。

那晚，可嵐住進中間那間房，房裡有一盞黃銅燈，是以寬母親留下的。他在廚房泡茶，她自然而然地走進來。

「這裡真的很像你會做的事。」她說。

「妳以前不是覺得我做事很三分鐘熱度？」

「所以現在更讓人意外。」她笑笑。

「也還沒真的做到什麼啦。」他低頭喝茶，掩飾心頭的浮躁。

他們聊到以前的朋友、聊到她現在進行的企劃，甚至聊起他小時候摔破祖母的盤子。她笑得很開懷，他的胸口卻更悶了一點。

深夜，可嵐說想去海邊走走，以寬沒推辭，理所當然地陪她出門。

兩人走在微微潮濕的沙灘上，一前一後。

她忽然停下腳步。

「阿寬……你還恨我嗎？」

「不恨啊。」他回答得比自己想像中更快。

「那你…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初……」

「我想過。」以寬看著遠方燈塔閃爍的光：「但後來我也想清楚了，我不會留下來。」

「嗯……」她點頭，像是想說什麼，又停住：「我早就知道你會這樣。」

隔天，可嵐走得早，沒留下訊息。只在留言黑板上寫了一行字，細細的筆跡：

「有些人本來就屬於別處。」

那天中午，風屋一如既往地安靜，貓在屋瓦上曬太陽。他把那句話抄進筆記本後，合上封面。

六

到了十一月，風屋真的成了一幢只剩風聲的屋子。

以寬從正式開幕便一直忙碌，直到那些絡繹不絕的旅人陸續離開為止，他才能勉強喘口氣歇息。島上的氣溫驟降，風不知何時開始無休無止，偶有雨跟著風一起來，一下就是好幾日。雞棚被吹翻兩次，他站在窗邊，看著雨線斜掃屋簷，有種說不上來的空虛感，從腳底一路漫上來。

旅客不來，錢也跟著斷了線。以寬不敢看帳本，帳單能拖就拖，能自己修繕就自己來。水管又裂了一段，是風太大導致老舊銜接處鬆動，他用舊雨衣剪成塑膠布條，纏住暫時頂著，心裡知道撐不久。

早上起來，以寬還是依舊煮粥，燒水，煮一壺黑咖啡，倒進杯子裡慢慢喝。咖啡豆是朋友前幾個月從台北宅配過來的，還沒打開過，他現在捨不得喝太快，一次只磨

一點，像是在儲存過去的一段溫暖。每天早上喝第一口時，以寬總是看向窗外那幾隻雞，一邊啄食、一邊抖著身子避風。

屋後那塊空地，被以寬整理出一方小菜宅。種了幾株空心菜、九層塔和青蔥，還試著用廢瓦片圍成一圈圈的菜宅。鄰居阿福伯有天路過，指著他的桃花源說：「這不會長的啦，土不夠厚，風一來就乾掉。」

以寬笑笑回說：「那就明年再種。」

阿福伯看著他，眼神裡帶著點認同的笑，沒再多說什麼。只是淡淡提醒以寬，明年還可以架棚子，種點澎湖絲瓜，用炒的，客人一定會喜歡。

七

春天，是從菜宅裡第一株空心菜冒出頭那天開始的。

一個尋常的清晨，以寬打開木門，濕氣沒那麼重，風也少了刺骨的凜冽感。雞窩那頭，陽光透過棚邊灑下一小圈金粉，他蹲下澆水時，忽然發現土壤已不像冬天那樣乾冷，一點點生命，悄悄地鑽出來。

以寬起身往屋裡走，桌上擱著一疊從信箱拿回來的明信片。是幾個旅人從各地寄來的，落款多半簡短，有人寫：「下次來要住兩晚。」有人草繪了一張素描，是風屋黑板牆前那張長椅。

這時，手機裡傳來一則年輕導演的訊息：「我最近在找地方包棟創作，於是想到了風屋。我還記得那面牆上掉漆的形狀。」

以寬回覆：「你來吧，春天剛開始，風還不太強。」

過了幾天，有一間經營在地文化團體的負責人找上以寬，那是年初開始的「廢校再生計畫」，想找幾個據點合作。他們打算把廢校的教室整理乾淨，變成季節性的在地表演場，也打算規劃一間「記憶室」，邀請社區居民提供老物件、照片、口述歷史。

「聽說你之前有幫社區錄過阿公阿嬤的故事，能不能一起來？」負責人問。

以寬沒有立刻答應。

那星期，阿福伯帶了一把生鏽鐵槌來找以寬，說：「你這屋頂漏水那塊，我年輕時補過，我來幫你看看。」阿福伯不收錢，只叫他幫忙扶梯子。他們一起換了幾片瓦，阿福伯說：「這老房子啊，其實比新的耐用，只是你要懂得保養它。」

阿福伯敲瓦片的聲音，像某種儀式一樣，替這屋子重新加持了一層溫度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風屋恢復了節奏。每星期約有兩組旅人，不多不少。有人來寫作取材，有人來放空，也有人帶父母來住，說這裡像以前阿嬤的家。黑板牆又開始有留言，有個小女孩畫了一整排風車，下面寫：

「這裡的海跟天空都很藍。」

媒體也是從這些零散的網路留言注意到風屋的。

那日，記者來採訪，以寬正煮咖啡給一對銀髮旅人。他沒準備什麼華麗話術，只說了真話：「我本來想做自己的事業，後來才發現，是這棟房子收留了我。」

記者問：「你覺得現在算成功嗎？」

以寬笑了笑，把一杯咖啡遞過去，說：「如果每天醒來，屋子沒倒，菜還會長，客人會來，那就算啦。」

報導出來後，網路上有些反應。有鼓勵，也有質疑的。有人說這種生活太理想化，遲早撐不下去。也有人留言：「這不是創業，這是浪漫。」

這段時間，以寬也與社區的連結更緊密。每週六的「共享日」，有時只是大家一起喝茶、曬魚乾，聊聊最近的漁獲如何、誰家孫子回來沒……。他把三合院東邊的一間空房清出來，擺了幾張長凳，讓村裡的人有空可以坐坐。有位回鄉的年輕護理師偶爾會帶點小點心過來，笑說：「有時候我覺得，還願意回來經營的人，都不簡單。」

以寬聽了直點頭。

春天不喧鬧，也不特別熱鬧。以寬知道，這種日子，不會讓人暴富，也不會變成網紅熱點。但他喜歡這樣。

每天與「還沒來的明天」打交道，而那些還沒來的日子，也許永遠不會來，也許就在明天早上。

之後，以寬每週二早上會去參加社區的銀髮據點活動。原本只是想去聽人聊天解

悶，沒想到一坐下來，村長就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們這裡活動太老套，大家都想睡覺，你年輕人來動動腦，看能不能弄點不一樣的。」

以寬沒回答，結果那星期他就被推去準備下一次活動。

以寬把家裡剩的木工材料整理一輪，做了幾個小板凳，也印了幾張老照片當拼圖素材。活動那天，他跟幾位長輩一起組拼圖、貼照片，大家看著那些舊廟口、舊沙灘、舊漁港的畫面，話題，竟然接著接著就開始講回那些年誰誰誰在這裡玩水、誰家的狗不見了。他坐在一旁看著，突然很想笑。

原來，某些「記憶」是在這些話題裡被一遍遍講出來，活下來的。

村長拍拍以寬的肩說：「你這主意，想得不錯啊。」

冬日的澎湖，風依舊吹，冷得像不會結束。以寬重新整理了黑板，擦掉過時的留言，寫上：

「想對這個地方說什麼嗎？請寫下來。」

然後，在三合院的牆角，他釘了一塊小木板，寫著「社區共享日」的日期，下面附上自己親手寫的公告：「每週六下午，這裡有茶、有照片，也有你們。」

屋外，風還是一直吹。

但以寬知道，這間房子不只是他留下來。

是它，也把他留下來。